

『民国传奇』

酒都



孙雅勤 著

第一部 金城汤池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酒都

第一部 金城汤池

孙雅勤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酒都 / 孙雅勤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5059-7217-9

I. ①酒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5816 号

书 名	酒 都
作 者	孙雅勤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苏 晶
印 刷	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34.75
版 次	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7217-9
定 价	3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前 言

《酒都》是一部以家庭、事业、爱情为主的长篇章回小说。该书讲述了在民国时期有着千年酿酒历史的酒都——花溪城发生的围绕着方家发扬光大家庭名酒的故事，其中不乏爱情与阴谋。

全书洋洋洒洒 200 余万字，分为四部：第一部《金城汤池》、第二部《漂泊岁月》、第三部《斗转星移》、第四部《沧海桑田》。此次先行出版第一部《金城汤池》，以飨读者，其余三部，敬请期待。

编 者

2011 年 7 月



引子 古老的传说 / 1	第二十三章 方罡的麻烦 / 288
第一章 宅前风波 / 6	第二十四章 一笔交易 / 303
第二章 冬天 / 23	第二十五章 湖边枪声 / 313
第三章 寿庆阿尔镇 / 34	第二十六章 西部冤魂 / 323
第四章 晚会 / 47	第二十七章 山里庄园 / 334
第五章 众矢之的 / 58	第二十八章 忠魂陨落 / 349
第六章 鬼谷 / 73	第二十九章 编织童话 / 357
第七章 黑桦林里的凶杀 / 82	第三十章 钱行宴会 / 368
第八章 祭祖祠 / 92	第三十一章 暴徒 / 382
第九章 阿尔镇监狱 / 100	第三十二章 方罡的野心 / 392
第十章 罪恶的灵魂 / 111	第三十三章 七月六日 / 402
第十一章 方惠庭的烦恼 / 121	第三十四章 七日和八日 / 420
第十二章 褐色石头 / 136	第三十五章 秘密关押 / 433
第十三章 服饰 / 150	第三十六章 五块石和祖像前 / 444
第十四章 舞会 / 162	第三十七章 爱情驱使 / 455
第十五章 苦恋 / 174	第三十八章 山洞迷情 / 467
第十六章 初露锋芒 / 190	第三十九章 病魔 / 479
第十七章 恶作剧 / 201	第四十章 大海的弃儿 / 488
第十八章 侈望谷 / 213	第四十一章 天津之行 / 499
第十九章 无限恐惧 / 225	第四十二章 父与子 / 505
第二十章 草原篝火 / 236	第四十三章 裂痕 / 516
第二十一章 重担 / 253	第四十四章 矛盾 / 525
第二十二章 秘密行动 / 268	第四十五章 爆发 / 535

引子 古老的传说

方氏子孙都知道这个美丽的传说，方楠当然也知道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天父地母推杯换盏之际，一不小心将一方樽掉下人间。地母命仙女到人间去寻找，可是，人间根本没有方樽。仙女看见一块巨大石樽平平稳稳坐落在山顶上，一看正是地母掉下的方樽。她一看里面满满的泉水，清清亮亮的，水满溢流；昼夜不息，逐渐形成一条河和一串湖。那湖是五个相连的水洼，一个大于一个，最后一个最大。湖边有大片的平原，北坡有桃花，西甸有杏花，南洼有荷花。仙女一看这个地方可真美，只是一条河两边光秃秃的有煞风景。仙女从花篮拿出鲜花抛向河岸，立刻，河的两岸开满了鲜花，这便是珍珠湖和花溪河。

一天，天父地母往人间一看，心中十分高兴，他们说不用取方樽回来，让它留在人间，供人们品尝吧。仙女说：“太无滋味了。”天父说：“必遇方皆醇，其味无穷也……”说完，他哈哈大笑，大家不解其意，天父走了。仙女看着地母，地母仍站着不走，仙女问：“地母为何不走？”地母叹息说：“多多益善，施惠于人间，但是，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。对，我有办法了。对，这样，叫它遇罡皆灾，遇楠皆难，丢金去银，家道要贫……”

“那么，什么时候来取呢？”仙女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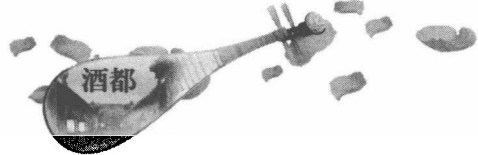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听着，遇方皆醇，遇难皆散，遇光皆无，遇兰皆尽也。”地母严肃地说，“就这样了！尽即竭也，竭即尽也……”她惋惜地说。

远处，天父听见了又哈哈大笑说：“好极了，妙极了，让它四十个春秋！”仙女听错了，她重复地说：“四百个春秋？”

地母笑了：“错将错下去，就四百个……”

花溪河上有打鱼老翁吟唱道：

方马佐贺兰
潇洒在人间
苦尽甘来
福祸常伴



风流不独占

有道说

世上纵有痴情恋

笑煞你我风情债

方楠心中似乎明白，几天后，她已不属于这里的人了，然而，她分分秒秒珍惜被迫离去前的时间，这是生她养她的家园呀，一旦失去，那种痛心切肤的滋味没有人会体会的。方楠默默审视着这里的一切，她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走着，她每一间房每一间地审视着。每次都从祠堂开始，然后在书院结束。她又捧起家谱，那扉页上美丽动人的传说，让方楠感动。方楠几乎天天想这个故事，她熟读了不知多少遍了，倒背如流，那她也看不够。今天，她又捧着它看起来，是谁在给她讲这个故事呢？是方家的鼻祖，他的绰号叫方叫花子。他讲得津津乐道，生动活泼，方楠已听呆了，她闭上眼睛听着，觉得自己沉浸在古老的故事中永远不会醒来。

“四百多年了，独领风骚，上帝是不错的。”方楠喃喃而语，方楠的头伏在案上了，手里的书掉在地上了，她浑身无力，觉得自己要死了。是的，人人都会死的，难道我方楠会例外吗？不会的。这时，有人在动，咚咚的脚步声让方楠十分不悦，这人是谁？她向方楠走来：“方楠！方楠，一切都将结束了……”声音里充满了恐惧、悲惨和无奈，嘈杂声又响起来，啊，是妈妈的声音。

“是吗？该结束了，然而，它恰恰是刚开始嘛！不要叫了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“不，落花流水奈之如何——”哀鸣充满痛苦。

是谁呀？这么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，他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她有些愤怒了，“走开！让我安静些，让这里的一切，都不要知道我来了，我愧对他们……”她在蒙眬之中，记忆仓库的门开了，往事如烟，缥缈而至，她仿佛获得了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记忆的翅膀又把她带回那逝去的岁月，又把她带回这片老宅子，那至关重要的方醇酒的老作坊。一切都是那么熟悉、亲切，然而又是那么陌生，它累了，它走了，它睡了。她悄悄走近它不敢惊动它，她看着它，它的大门洞开着。这庞大的院落和那高高的院墙，把一个个院落分割开来又组成了一幅幅错落有致、落差有序的金城汤池，这是方氏子孙繁衍生息了四个多世纪的地方。誉满全世界的方醇酒的老作坊里，仿佛人们还在酿制方醇，那馥郁的香气迎面袭来，它是那么的清醇幽香，充满

了刺激，又充满了诱惑。它曾是酒都的珍品，也是明清两代宫廷的贡品，它是花溪百姓喜爱的最佳酒类，谁都知道的，它是方醇。它是酒都的灵魂！旗帜！精髓！瑰宝！

方楠仿佛在追逐着什么，她孑然一身，徜徉在自家的老宅里，她自言自语着：“我是谁？我是谁呢？这已不是我的家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

在这座老作坊里，她像一个幽灵似的独来独去，好孤独呀！难道，在这千亩大宅子里，在这上千间房宇中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吗？有时候，她怀疑，真的怀疑，这大片老宅子里有许许多多她的亲人，他们时时在走动，不是吗？是的，真是他们，听见了他们的说话声、欢笑声以及他们的哭声，她都听得一清二楚的，他们都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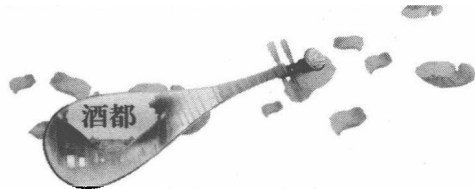
方楠又走动起来，她说：“爷爷，你笑什么呢？你为什么笑呀？能告诉我吗？爷爷告诉我吧。”

“我笑，咱们方宅，嗨，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，这作坊也和老宅的历史是一样的，清朝多少年呀，不到三百年吧，我们的方醇已四百多年了。”他的脸上绽开了花，儿孙们也哈哈大笑，方楠笑得更开心了，这一片笑声是那么动听，声音飘飘远去了，仿佛又传回来了，余音袅袅……

她徘徊在这座座宅院里，星稀月冷，阴风阵阵，她觉得它空旷、幽深，到处都是幽灵。她不时都听到脚步声，他们是那么吵闹，一会儿，又变得死样寂静。她到处寻觅着，是什么在闪闪发光，啊！是爹爹的手杖，是爹爹手举着向方罡方银打去，霎时他们逃遁了。又听见了房子里的疯子跑出来了，怎么院子里有两个疯子，她们在大院里嬉闹着，不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她们是谁呀？是佐辛还是佐虹？先后追逐着，她们跑到大花园里去了。方楠又往前走去了。

“子兰，子兰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她是子兰？她一个人在幽幽的大院内急匆匆走着，在书院的书房内，昼夜伏案而坐，奋笔疾书什么？她走的瞬间，方楠坐在桌前，这古老的檀香木的大桌前，檀香已燃尽，室内仍有淡淡的香气。花镜呢，在哪儿？在她脖子上挂着，她戴上了，她看清楚了，子兰刚柔并济的字体和她爸一样。大部头作品，看起来有洋洋百万余字。打开封面，只见扉页上写着：

我恐惧，我孤独，我要写一些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这就是酒都的功与过，恩与怨，爱与恨。从哪儿下笔呢？历数名流泰斗，有这样几



个家族，有诗为证：

花溪城内数风流
方马佐府占鳌头
贺药世代真谛传
恶魔伸手不留后

又有诗曰：

酒都名流从头看
佐府基深无树冠
马家后人巾帼现
落落大宅幽灵转

子兰哪，子兰，我那纯真善良的女儿，她拿起笔写着：

默默无闻度春秋
无争无怨善事修
爱情两字成羁绊
终身不嫁为何求

方楠静静地看着，它宏伟庄严，它文静内敛，它庞大而不夸张，它美丽而不浮华，它广阔的胸怀容纳了子子孙孙。老屋易主，方楠心中哀鸣着，还有谁和她同感呢？还有佐辛？是的，是她。方楠眼前飞舞着一对恋人，佐辛穿着那身跳舞比赛的晚礼服，和贺雪松的燕尾服极相配，两人漫步舞池，优美极了。她喊了一声，突然，他们回过头来，她大惊失色，怎么会是爹爹？但是，他彬彬有礼地说：“错了，我不是方祖盛，我是方祖仁……”“我糊涂了——”方楠大声喊叫着。

“你糊涂什么？方楠，你是方氏十七代子孙，可是，你是女儿，亏待你了，你爹爹不敢违背祖训，你没有得到方醇的真谛呀……”

“不，我得到了，吴大光也得到了，你们没亏待过我们！”方楠啼哭了，“我们得到了方醇的真谛了，真的。”

夜，更深了，又剩下方楠一人了，她孤独、痛苦，她希望有人来，哪怕是幽灵。人哇！人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们是上了天堂，还是下了地狱了？今天，不知怎么

的，她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也许，也许，她要和她永远分开了，看看它吧，再仔仔细细看看它。她来到书院的山坡上，坐下。周围静下来了，死样的寂静，让人不敢呼吸，她不敢移动脚步屏住呼吸看它，这是至高处，方宅尽收眼底。北山坡上一片慢坡地上一大片古老的宅子，这是我们方氏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，依山傍水，霞光下，它是那么美丽、雄伟、幽深、内涵，它高低有别，错落有致，布局巧妙，浑然一体，风水宝地呀！

方楠往山下走去，出了书院，她又徘徊起来，她孤独、痛苦、恐惧，她不怕幽灵，而她最怕的是方姓的家人，她是怎么了，她不知道。又有人来了，是谁？啊！是车队回来了，是的，听见马蹄声声，越来越近了。方楠心中万分激动，尤其是方辛庭银铃般的笑声如清风流水般的动听。唉，我们的车队回来了，方宅的小野马回来了……



第一章 宅前风波

“勒死她！”方大衡怒吼着，这炸雷似的吼叫在沉闷的空气中炸开了，方宅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。

“赶快把这个大逆不道的方辛庭勒死，她破坏我方家家规，破坏方家祖训，一定要勒死她！快快！勒死她——”

“不要呀！爹爹，饶过小辛庭吧！她还小，她还是孩子呀！”方祖盛跪在地上磕头求饶。

“爷爷！爷爷！小辛庭才十三岁，你饶了她吧！快给太爷爷跪下，给辛庭求饶吧！惠庭，子兰，子越，海龙，快呀！大声求太爷爷开恩吧，快喊吧！”方楠声泪俱下说着。

黑鸦鸦跪倒一片，一片求饶声。突然，凶神恶煞似的方罡哭着喊着冲进来，他大叫着：“放了我的女儿！让爹爹为女儿去死，我的小辛庭是我的心头肉、我的命根子，不要勒死我的女儿！”方罡手挥大棒冲上来，他向方大衡打去。

“拿下他，让他和他的女儿一同去死，这个方罡是残忍暴戾的人，将来方家的产业定要毁在他这个邪恶人之手，拿下他！”权威的方大衡斩钉截铁地喝道，“可恨的不肖子孙——”

“不要治我爹爹的罪，是我的罪，我不该偷偷去参加踩曲，我破了家规祖训，我甘心受罚，以死维护方家的规矩。但是，我有一请求，让我喝方醇而死吧！我生为方家人死为方家鬼，我爱方醇，让我喝方醇死了吧！我不后悔！”

“小小年纪铮铮铁骨，伶牙俐齿，可惜是个女孩呀！那好吧！拿酒来，拿方醇来，拿我在世界博览会获金奖的那个批号来！”

“不要哇！女儿！我不要你死，你是爹爹的心肝宝贝，你是爹爹的一切。爷爷，饶了她吧！”

“把方罡押进炮楼，拴在水牢里，等候发落，谁敢破坏规矩定死无疑！决不姑息！”

……方辛庭大叫而醒，浑身冷汗涔涔，惊骇不已。她睁眼一看，自己坐在篷车里，原来自己又梦回十三岁时那场噩梦……

不过，方辛庭又不愿醒来，她仍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……

吴子兰那天没事，她一个人溜溜达达来到方辛庭院内。她喊几声，也没人回应，她就进屋了。屋内没有人，吴子兰就坐下等方辛庭回来。床头有一部手抄本，她随手拿起来看了看，原来是《聊斋》，以前都看过多少遍了，她就放下了。等得不耐烦，她想走了，她一脚踢到地上一个小包袱上，她弯腰捡起来，看见一衣角，她打了一个寒噤。是不是制曲和踩曲男女童的衣服呀？她迅速打开一看，果然是呀！吴子兰吓坏了，忙把衣服包好又放回原处。她想，这小辛庭不要命了吗？她也太大胆了！她是从哪弄到这套女童服饰的呢？对了，一定是从裁缝陈姐那弄到的。吴子兰转身向裁缝房跑去。

吴子兰气喘喘站在陈姐面前时，陈姐一听也吓了一跳。但是，陈姐说，衣服绝对不是从她那拿的。因为男女童各二十套服饰早被管家拿走了，从不多做一套的。莫不是辛庭自己在外订做的？不可能呀！小辛庭要干什么？吴子兰心想，她一定要参加制曲和踩曲工作了？陈姐肯定点点头，她说一定是的。吴子兰一听吓坏了。那就是说，辛庭要取代踩曲的童女中的一人，那套服装就是那个女孩的。想到这里，吴子兰撒腿又往辛庭院跑去。当她气喘吁吁跑到辛庭屋时，看见方辛庭已穿好女童的衣服，正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呢。她看见吴子兰大吃一惊，后悔门没关上。她说：“深更半夜，你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不可以的！辛庭，不可以这样的，这样做太危险了！你这样做会被外公方大衡处死的！你不能去，听话，辛庭，你听话吧！算我求求你了！好不好？”

“躲开！你别管了，子兰，我知道你的好心，但是，我想知道制曲和踩曲的秘密，不然怎么行呀？我想成为酿酒专家，所以，我必须参加呀！我走了，你给我保守秘密呀！”方辛庭说完向外走去，吴子兰拼命拦住她。

“我不让你去！你去了一定会死的，难道你不怕死？”

“躲开！躲开！你拦我，我可不客气了！我不怕死！”

“不客气我也不放你走！我不让你去送死！”

“那好吧！你就委屈一会儿吧，等我回来再说吧！”方辛庭把吴子兰一下推到储藏室反手上了锁，她迅速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之中。

繁星似锦，夜幕沉沉，万籁俱寂。

方宅作坊院内，早已整整齐齐站好两队童男童女。今天是制曲和踩曲的日子，



这可是方醇酒酿造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。隆重但不张扬，严谨又极其秘密，紧张但又井然有序。

方宅老作坊制曲车间里人们热火朝天忙碌着。车间的大门洞开着，团团蒸汽弥漫其中，灶堂的火通红通红，柴火的劈啪声和掀动烧锅铿锵声交汇在一起，简直是一首美妙的交响乐，再加上烟中雾里闪烁的灯光和火焰中里出外进忙碌的工人身影，这简直是一个神奇的世界，这是简直是一个童话的王国。它十分缥缈和无比神秘，博大精深和内涵丰富，从这里都会捕捉到它的身影和足迹，但是，它永远不会向人们揭开它神秘的面纱。

方家的男人出现了，为首的是高大魁梧气宇轩昂的方大衡，后面是他的长子——相貌堂堂的方祖盛，父子穿着一样的衣服，黑色的长袍，香案上点燃香火后，两人跪拜祖先，随着一声呐喊，踩曲场上出现一队童男和一队童女。男童身着蓝布衣裤，女童身着蓝地白花衣服，男女童都头戴头巾，队伍整齐步履轻盈，随着方大衡一声呐喊：“各部听令，装曲开始，踩曲就位！”

男童手端曲匣快速装曲，女童踩曲，从门口和窗口喷出的蒸汽辉映着火光不时掠过童工的头上，远远看去真是仙境一般亦真亦幻，虚无缥缈。方大衡和方祖盛看着眼前的情景无比自豪和沾沾自喜。方大衡对儿子说：“祖盛啊，这次烧锅如果超过以前，你就去世博会参展，你一定要捧回属于你的时代的世界金牌，听清楚没有？一定去！”

“是的，爹爹，我一定去，这是你的希望，也是我的希望。这样，才不辱没方宅方醇四百多年的历史。我一定去！”

突然，方祖盛被父亲的眼神吓住了，只见方大衡满脸惊愕张大嘴巴半天没说出话来，稍息，他惊恐喊叫着：“是方辛庭！是她！她胆大包天，竟敢破坏我方家的祖规家训？她偷梁换柱去踩曲了！天呀！怎么会这样啊？是她，肯定是她！”

“真的吗？爹爹，在哪儿呀？”方祖盛万分惊骇。

“抓住她！快点，抓住她！”方大衡炸雷似的吼叫着，“抓住她，按家规处死！”

方辛庭跑了。她回到房里，打开储物间给子兰松了绑，她让子兰去找方楠姑妈，她说她去踩曲了。子兰吓得半死，连走路都走不了了。

“子兰，你再不去找姑妈，我死定了！”

“好！好！我去，我去，你一定不要被他们抓住哇！……”吴子兰撒腿就往四

院跑去。这时，仆人已到，把方辛庭抓回到踩曲场……

回到酒都花溪了，首先看见花溪河僵直地静卧在群山峻岭之中毫无一点生气，可能是河水结冰的缘故。方辛庭尤其爱听嘚嘚悦耳的马蹄声。山路上，尘土飞扬，一溜马车向花溪城驶来，车队渐渐驶近。原来，这是方家的售酒车队。车上平放特制的大缸，口小肚子大，造型奇特优美。看上去，像一个大肚子弥勒佛似的稳坐着，样子泰泰和和，舒舒坦坦；缸面擦得油光锃亮，那腆起的大肚子上有两个金色大字：方醇，金字对称在缸的两面。车共是六辆，均是二马车。车是崭新的。马四个个膘肥体壮，龙套上彩绸系结，响铃叮当。第七辆马车是一辆行人座车，单马轿车，彩篷罩盖，明窗垂帘，富丽堂皇。驾驶马车的人，一色的服装，深蓝色咔叽布面料的衣裤，帽檐上面绣一个端正的“方”字。车马人都十分气魄，整齐、精神，在花溪城，这样规模的车队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花溪是一个酿酒最多的地方，从哪朝哪代起已无从考证了，酒作坊多的时候有上千家，少的时候也有四五百家。花溪人杰地灵，美酒飘香，誉满全球，当地一首顺口溜为证：

花溪酒清醇
酒都抖精神
万国博览会
夺冠是方醇

这方醇是花溪的酒魁，酒都没有了方醇，就像白天没有了太阳，又像夜晚没有月亮，航海失去了方向。酒作坊的人都这样看，他们可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。方醇是作坊的行头老大、泰斗，当然，有形无形对花溪起着导向作用。方祖盛、方楠、吴大光已是著名酿酒专家了，他们已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大人物了。

这些人中有一个人穿戴不一样，她就是方辛庭。她身穿裘皮大衣，样式是当时最流行的款式，大领，紧腰，小大摆。恰恰遮住了她的靴子腰，但是，她靴子腰上闪闪发光的金属片一点也遮不住，她那三十七码的黑皮靴精巧秀美，高高的鞋跟和鞋帮连结处，也有一圈金属圈；她的帽子是小檐的，和大衣是一样的皮毛，上面点缀的珠子闪闪发光；手套更是小巧玲珑，连手套口的扣子都是光彩夺目的。不看她的脸，单看她一身打扮，就会知道她的身份。马车拐弯时，她从马轿上下来，随



她下车的是毕三。两人随马车走着，引来行人的注视，人们不禁心中赞叹：这是哪里一对靓男倩女？说起毕三，他足有一米八二的个头，笔笔挺挺，走起路来精神抖擞，风流倜傥。他和车队的服装虽然一样，但是他穿戴起来，就别有一番风度。他永远爱戴白线手套，即使隆冬季节，他也要两副套在一起，永远是那么洁白，这是他和车队的人唯一不一样的地方。走在旁边的方辛庭身高一米六六多一点，她迈着碎步，两脚一前一后走得十分浪漫，她的大衣下摆抖来抖去，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毕三看着方辛庭，开心地笑了，方辛庭不解地问：“笑什么，鬼机灵，你觉得我不配和你一起走哇？说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”

“屈死人了，想都不敢想，荣幸都来不及呢！”

“又言过其实了！”方辛庭看着毕三说，“毕三，今年多大了？你来很长时间了吧？”方辛庭看着山顶。

“二十七了。一晃来有一年多了，快两年了，多快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另求发展呢？窝在方宅干什么！”

“四处碰壁，锐气已没了，况且无路可走了。”

“听你一说，我也似乎老了，真的那么惨吗？”

“你含苞待放，好年华呀！我老了，是真的，惨哪！”

“我十七岁，你二十七岁，你是坏年华呀？怎么说话呢？”方辛庭努着小嘴，目光斜视着毕三，“笑话。”

“坏倒谈不上，但看和谁比了。想离开方宅不止一次了，但是，有一个人让我神魂颠倒，不忍离去。”毕三看着方辛庭，他觉得方辛庭太美了，她高贵，神圣，她优美的身材苗条极了，她的模样更是漂亮。花溪美女，一数佐辛，二数方楠，三数她了，而方辛庭是佐辛的女儿，并且，方辛庭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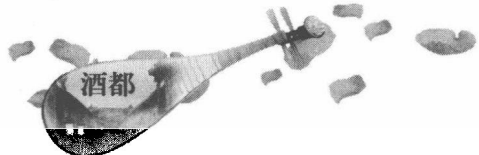
“喂！毕三，不会是我吧？”方辛庭想逗逗毕三，不成想反让她说着了。毕三干脆地说：“方辛庭，我心中恋的那个人，就是你！”他停下看着方辛庭的小模样，那真是无可挑剔，无论哪儿，长得都是那么恰到好处。比如说吧，她的头发又黑又亮，自然弯曲，披在肩上瀑布似的，真是美哉！标准的鸭蛋脸，实在太标致了，面色梨花似的白白净净，睫毛又黑又长向上翘翘生生，护着那黑葡萄水的大眼睛，一眨一眨别有一种生气；立陡的鼻梁，下配一张V形嘴，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；她的嘴唇很薄很红，看上去很有活力。远看，她如同一株婷婷玉立的椰子树；近看，她宛若一枝夜来香，浑身散发着一股诱人的清香。少女丰腴的身

段已在她的身上体现出来，豪华的衣着，显露出她的富有和尊贵，她也不时为自己的服饰而自豪。女孩，没有漂亮的衣服怎么行？

“坏了！”方辛庭心中大叫，“该死！方辛庭，你该不该死？”她双手紧紧抓着什么似的乱抓着，她脸烧，思想不停地想着，怎么回答毕三？这个毕三哟，怎么这么不给自己留面子？沉默一会儿，她觉得自己平静下来了，再看毕三平平静静地走着，他是在耍自己？不管怎么样，方辛庭心中压根儿没想这个问题。这个毕三，大学本科毕业，一直专业不对口，倒在自家对口了专业。但是，像方宅这样家族工业，他是进不去化验室，进不了核心的，你学什么化学的也不会用你，可惜他这个人了，老成持重，精明能干，不到一年工夫，成了方宅的外管家及所有外销工作总管。方辛庭想到这儿，看着毕三。她从来没仔细看过他，今天看着，她心中赞叹：毕三真是一表人才，高高的个子，长方脸膛，浓浓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高眉骨，突兀的鼻峰，有一张方脸，朝气蓬勃，尤其两只耳朵特别好看，他的嘴角下撇着，和他的眼神合在一起，像似审视世界。毕三也是在审视方辛庭。他仍迈着稳健的步子，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方辛庭。她已成熟了，她的热情不久就会喷发出来，看她那骚动不安的情绪，就会知道，她粗犷、野性的内心已明显写在她的脸上了，她會不惜一切去爱她所爱的人，但愿她会看中我，不然，我会痛苦死的，那么，我留在方宅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毕三不是情感外露的人，尽管他内心痛苦极了，他还是那么平静。方辛庭看到他平平静静的样子，以为他是开玩笑的，也不在意了，她也平静下来了，手不乱抓了，脸也不发烧了，两人又说东道西闲扯着。毕三心想，花溪的女人，怎么这么美呀？是山是河是泉是水酿就她们的灵性？是爹是妈遗传给她们的美貌？当地有句俗语：“东山的萝卜，西谷的蒜，花溪的女人不用看。”这多少也有山水的灵气吧？听人家说，方辛庭的脸太像她的母亲了，肤色也像佐辛，目光就像她爷爷沉静而审视，那么还不是它的全部，当她转过去的那瞬间，她的目光有一丝不被察觉的邪恶和放荡，这可像她的父亲方罡了。从她的睫毛到鼻子，那是吸收了方家的优点，她不但全部继承优点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她的姨表哥赵本高则恰恰相反，他是抛弃优点而吸收了缺点。难怪方辛庭说自己是佐辛、方楠之后的，可算上近三代美人这一说法真不假，她看了看身边的毕三说：“毕三，你的形象还真不错，只是衣服太老土点了。”

“怎么，嫌弃我这个陪衬人了？”毕三挖苦说。

“怎敢？”方辛庭脆声笑了，“你攀高啊？谁让你陪衬？有你这个美男来陪衬，



我岂不更丑，是衬你还是衬我。”毕三听方辛庭一说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方辛庭，你这小嘴真是不饶人哪！你说得对，用丑人衬托是对的，美的更美，丑的更丑。那么，我问你，你捡回来的兰一昌，岂不更做不了你的陪衬人了，他比我还漂亮，比我还年轻呢，早知道不如不捡他回来了。我真后悔！”

“哎呀，毕三！你不是非常大度吗？不像呀，后悔就别做，做了就别后悔，世界上什么药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的药！”方辛庭说话时仍看着远方。

“辛庭，听大花园里的人说，说方惠庭说的，她要嫁人时，要嫁给一个能盖四层别墅的人，真有这事儿？那她是嫁不出去了，你想马公馆是三层楼，马及川是花溪首富，还有人能超过马及川吗？她真敢说，也真敢想象，不简单。”

“毕三，你的消息真灵通，不是花花公子的马非凡便是恐龙赵本高和你说的吧，他们俩的嘴里跑火车，你相信他们，什么话到他们嘴里就变味了。”

“方惠庭说还是没说呀？难道是他俩凭空捏造的？”毕三对这些挺感兴趣，他有点津津乐道。

“说起来也是笑话，那天，我们花园里收拾花木，大家闲说起来各爱什么花。姐姐说，她最爱玫瑰花了，将来，她要嫁人就嫁给一个有玫瑰别墅的人。这时，马非凡和恐龙也来了，大家都拍手笑起来。”方辛庭说完，毕三用手指指兰一昌笑着说：“喂！他会给方惠庭建玫瑰别墅的。”说完，他眯一只眼睛，方辛庭知道他在耍笑，于是说：“毕三，你少提他吧，你看一会儿，会有一场大战的，真的，我有预感，这是一个不祥之物哟！”

“我也有同感，要知这样，不如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”

“没有你，怕他早死了，他遇见好心人了。”

“怪可惜的，那张生气勃勃的脸，很漂亮的。”

“你很贪婪，跟你爹爹一样，是遗传吧？”

“是随爹爹，见美就爱，可能是遗传？这也遗传？”

“人之常情，我指爱美之心，人人皆有，年轻人更甚。”

山路上，一个女孩在行走，车队路过时，她闪到山坡上，她文静地看着车队，等着车队过去。她和方辛庭的年龄不相上下，一身干净朴素的学生装束，肩上背个手工绣的书包。这个小女孩十分漂亮，方辛庭一看大声喊道：“阳敏！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回花溪吗？来，捎你一段路。”